

因果关系的意外性与意外因果句^{*}

胡承佼

提 要 文章讨论汉语因果句中一种特殊的意外因果句。该句式,前项表示某一先发生的事件,后项表示因之紧随发生的另一事件。客观逻辑上,前事与后事间确有因果关系;主观认识上,发话人认为此因果关系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文章详细考察了这种意外因果句的形式特征和构成成分的功能表现,继而揭示了其能够表达意外语义的基本动因,最后阐述了此类句式强化意外语义的两种表达策略。

关键词 因果关系 意外性认识 非常态性 表达动因 表达策略

○ 引 言

因果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构建世界知识的一种基本逻辑事理关系,邢福义先生(2001)勾勒了汉语广义因果系统,明确指出事实的因果、假定的因果、说明性的因果、推论性的因果、已然性的因果、期盼性的因果实际都属于因果聚合。而且,在话语组织层面还存在发话人怎么认识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发话人如何看待和评价某种因果逻辑事理并诉诸话语表达。顺着广义因果系统的理论思路,立足发话人的认识和评价,我们注意到汉语里有一种结构和表达功能颇具特点的意外因果句。例如:

(1)“里头什么东西?”他心里这样想着,随即一拉拉锁,把包打开了。这一打不要紧,惊得他吓了一跳。里头竟装着齐茬茬十捆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刘儒《官场女人》)

(2)他这才带哭音儿猛地一叫:“老少爷儿们,驴肉陈的老滋味儿又回来了!”这一吆喝不要紧,只见忽拉一下,一车驴肉便被抢购一空。(冯苓植《雪驹》)

之所以将上面两例中带下划线的句子称为意外因果句,是因为:一方面,客观逻辑上前项(“这一打”/“这一吆喝”)与后项(“惊得他吓了一跳”/“只见忽拉一下,一车驴肉便被抢购一空”)之间的确存在致使性因果联系,后项的出现起因于前项,“因与果相互顺承”(邢福义 2001:40);另一方面,主观表达上发话人的意图在于表现由前项而导致后项的突发性和意外性,又不同于一般性因果句,“因为……所以”、“既然……就”等关联词语都不宜加入其中。为方便行文,本文将上述意外因果句码化为“这一 XM,Y”。“这一 X”回指前时刚出现的一个事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意外范畴的句法实现与类型特征研究”(编号:16BYY132)和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互动语言学视野下汉语意外意义的表达与识解研究”(编号:gxxyqZD2018008)的资助。

件,“Y”指紧接着立即出现的另一事件,“M”是对“这一 X”或“Y”加以评注的情态性(modality)评述成分。

这种逻辑事理与认识立场相错位、表现发话人“惊异”(surprise)或“不备”(unprepared)的因果句,实际是汉语意外表达的一个典型案例,学界关注不多,仅张艳(2016)做过讨论。张文视之为“这一 X 不要紧,Y”构式,但文中很多分析都不准确,如认为“不要紧”是小句“这一 X 不要紧”的谓语、“不要紧”的意思是“要紧”、各类“X”都带有动态性质等。关键是,张文没有确切论证并清晰揭示这种意外因果句的表达动因和表达策略到底如何,即何以会出现这种意外因果句、这种意外因果句究竟怎样来实现其表达功能。此外,张文将“不要紧”视为构式中的“常量”也不合适,例(1)、例(2)中的“不要紧”均可替换为“没关系”“不得了”“真要命”,且不影响句子的语义真值。

显然,就情态性评述成分“M”而言,“不要紧”“没关系”为一类,表现低程度性、低严重性的认识和评价;“不得了”“真要命”为另一类,表现高程度性、高严重性的认识和评价。那么在这种意外因果句中,它们为何可以很自由地切换?使用“不要紧”“没关系”与使用“不得了”“真要命”究竟意味着何种差别?鉴于以上所论,本文打算对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进行更为深入地考察,在对相关构成成分进行描写和分析的基础上,就其意外语义的表达动因与表达策略展开具体讨论。

一 形式特征

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包含五个构成成分:“这”“一”属于固定成分,“X”“M”属于受到一定限制的半自由成分,“Y”属于自由成分。“这一 XM,Y”外在形态上的变化主要取决于“X”“M”以及“Y”。

1.1 “X”的性质表现

“这一 XM,Y”中的“X”要依托于“这一 X”所回指的前时事件,“X”与前时事件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受前时事件制约,并不完全是自由、任意的。例如:

(3)木贩子连忙打方向盘,想甩开刘局长。这一甩不得了,车尾巴横过来,那车尾巴上伸出一米多长的杉木,狠狠地朝站在后面的大脚扫过来。(南强《幸运》)

(4)这时曾国荃听得不耐烦……厉声喝道:“都给老子闭上你们的狗嘴。安静点!”这一激动不要紧,竟是不小心将自己跟前的茶杯给掀了下去,摔在地上砸了个粉碎。(玉葬沉烟《一八六一》)

例(3)“这一甩”的“甩”源于前时事件“木贩子连忙打方向盘,想甩开刘局长”中原有的动作,例(4)“这一激动”的“激动”源于前时事件“曾国荃听得不耐烦了,啪的一声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中呈现的状态。

性质上,“X”以动词性最为常见。动词性“X”大多是单音节的,但不排斥双音节的;大多是自主性的,但不排斥非自主性的。非行为性的形式动词通常不触发结果性,形成不了“这一 X”与“Y”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充当“X”。例如:

(5)戴嘉这天心血来潮,见他不在家,就主动收拾起屋子来,这一收拾不要紧,那张软盘引起了她的好奇。(李鸿禾《冬至》)

(6)众人都担心余氏会受不了病倒,却没想到余氏没事,千金却病倒了。这一病不要紧,把大家都吓坏了。(懒玫瑰《重生农家千金》)

例(5)中的“收拾”是双音节的自主动词,例(6)中的“病”是单音节的非自主动词。

除动词性成分外,充当“X”的还有名词性成分、形容词性成分、量词性成分、拟声词性成分等,但数量较少。例如:

(7)她觉得理所当然……她得艺术起来才行。这一艺术不要紧,没有什么是她不敢穿的了,大红大绿,七长八短,那不仅是标新立异,而且是“衣不惊人死不休”……(乔竹雪《城与夜》)

(8)但是的确有一部分少量的小行星,它的轨道略微扁一点。这一扁不要紧,一扁它这个轨道可能会到地球轨道之内。(赵君亮《寻找“丢失”的行星》)

(9)几句话说得那鼻子也酸溜溜的,低低叫了声:“奶奶!”这一声不要紧,老太太又哭了!“哎哟,你别折我的寿。”(邓友梅《邓友梅选集》)

(10)李氏刚说完,这位阎王爷啪的一声就把惊堂木拍响了!这一啪不要紧,把小鬼们吓得不得了,呼啦一声全跪下了。(《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从例(7)至例(10),“X”分别为名词、形容词、量词和拟声词。

1.2 “M”的类型表现

“这一 XM,Y”中的“M”并非小句谓语,而是用来评价程度性、表现发话人认识情态的话语标记。引言部分已经指出,“M”存在两种对立的类型,一种用于评述低程度性,主要是“不要紧”“没关系”,一种用于评述高程度性,主要是“不得了”“真要命”。对立的两种类型为何都可以用于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根据评注辖域,评注可分为全幅评注和半幅评注。(张谊生 2000)虽然两类“M”都位于“这一 X”与“Y”之间,但它们的评注辖域并不相同。“不要紧”“没关系”的评注辖域是前半幅,其评注的对象为“这一 X”;“不得了”“真要命”的评注辖域是后半幅,其评注的对象为“Y”。换言之,使用“不要紧”“没关系”是为了评述“这一 X”的低程度性,使用“不得了”“真要命”是为了评述“Y”的高程度性。程度评述功能上,两类“M”并无纠葛,故均能出现在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中。

两类“M”的上述分工,可以通过“M”能否移出“这一 X”来加以证明。“不要紧”“没关系”无法移出,“不得了”“真要命”能够移出。语音表现上,“不要紧”“没关系”与“这一 X”之间不能有明显的语气停顿,而“不得了”“真要命”与“这一 X”之间可以有明显的语气停顿。比较:

(11)a.哈大全往余芥那边看了一眼,见余芥也在看这边,便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这一笑没关系,余芥差点紧张得心脏停止跳动。(庞毅《血染大明》)

b.*哈大全往余芥那边看了一眼,见余芥也在看这边,便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这一笑,没关系,余芥差点紧张得心脏停止跳动。

c.*哈大全往余芥那边看了一眼,见余芥也在看这边,便露出了和善的笑容。这一笑啊,没关系,余芥差点紧张得心脏停止跳动。

(12)a.江雨寒老远就看见“计科系报名点”几个大字,于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经过那个妹妹的身边时,趁机看了一下正面。这一看真要命,江雨寒差点哇地吐出来,背影杀手!(纳兰初《穿越火线之狙神传说》)

b.江雨寒老远就看见“计科系报名点”几个大字,于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经过那个妹妹的身边时,趁机看了一下正面。这一看,真要命,江雨寒差点哇地吐出来,背影杀手!

c.江雨寒老远就看见“计科系报名点”几个大字,于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经过那个

妹妹的身边时,趁机看了一下正面。这一看啊,真要命,江雨寒差点哇地吐出来,背影杀手!

至于为什么两类“M”可以互换而不影响语句的整体表达,这涉及到这种意外因果句的表达策略问题,后文将具体讨论。

1.3 “Y”的结构表现

作为结果性事件,“Y”在结构表现上存在无标记和有标记两种情况。无标记结构指单从“Y”的结构表现上无法看出其表示的命题事件是结果性命题事件,有标记结构指单从“Y”的结构表现上就能够看出其表示的命题事件是结果性命题事件。比较:

(13)在那脂粉幽香阵阵沁心醉人之下,郭璞虽有四面楚歌之感,但他到底泰然地对答如流,不亢不卑十分得体。这一来不要紧,格格们围得更近了,那沁心醉人的脂粉幽香更浓,这是郭璞第二次遇上这种阵仗。(独孤红《满江红》)

(14)这一看不要紧,使得红娘子柳眉带煞、桃腮含怒,一口恶气涌上心头。(不笑生《南明风雨》)

例(13)“格格们围得更近了”从自身结构上无法看出是结果性事件。例(14)“使得红娘子柳眉带煞、桃腮含怒,一口恶气涌上心头”自身是“使/让”结构,据此能够看出是结果性事件。

从语料看,“Y”比较常见的有标记结构主要是“把/被”结构和“使/让”结构。这两类结构在语义上有很强的致使意义,能够凸显“Y”是一种结果性事件。例如:

(15)把双钺一分,高声喝喊:“恶道杜清风!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还不出来受死,俺童林在此!”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屋里人吓得魂飞魄散,噗,噗,噗!把灯全吹了。(常杰淼《童林传》)

(16)但这一落不要紧,只听一声闷响,蓦地便使得茶楼震颤,茶桌摇晃,吓得茶客赶紧到对面。(冯苓植《雪驹》)

关于“这一 XM,Y”的形式特征再补充说明两点:一是,为了向受话人明确“这一 X”所指行为事件的发出者,发话人有时会在“这一 X”前面加上指人名词或人称代词。例如:

(17)柳红大骇,回头就跑,大叫:“有鬼!有鬼!有鬼呀……”柳红这一叫不要紧,金琐吓得一个尖叫,抱住了小燕子:“有鬼!有鬼!快逃!快逃……”(琼瑶《还珠格格续集》)

(18)郭无雨正看着那人,忽然那人抬起了头来。他这一抬头不得了,却把郭无雨给实实在在地吓了一大跳。(岳凡《搜神传》)

二是,为了突出表达意外性的功能,发话人有时或是在“这一 X”或“Y”前面加上意外话语标记,或是在“Y”中加入意外义评注副词充当高层谓语。例如:

(19)谁知道这一找不要紧,让人家管人事的头头知道了,管人事的头头马上停止了努力。(刘震云《一地鸡毛》)

(20)但今夜他却觉得心烦意乱,恐怕事情有变,就亲自前来巡视。这一来不要紧,居然发现钓鳌矶挪了地方,眼看就要挪出自己所布禁法的范围。(云墨月《蜀山新剑侠》)

二 成分功能

2.1 “这”的功能

“这”在“这一 XM,Y”中的核心功能是就近回指前时刚发生的某个事件。具体来说,“这”的回指通常遵循两个条件:一是回指的事件是已然;二是回指的事件是距离其最近的。

例如：

(21)吸完了一袋烟，他顺手在地上碰一碰烟锅，准备收起烟袋，谁知这一碰不要紧，居然磕响了埋藏在草丛中的一颗地雷。（向启军《生命之泊》）

此例中，“吸完了一袋烟”“他顺手在地上碰一碰烟锅”“准备收起烟袋”可视为三个小的独立事件，“这”回指距离其最近的已然事件“他顺手在地上碰一碰烟锅”。“准备收起烟袋”距离“这”最近，但属于尚未发生的未然事件；“吸完了一袋烟”是已然事件，但与“这”之间有另一已然事件“他顺手在地上碰一碰烟锅”阻隔。

以就近回指功能为基础，“这”还衍生出另外两个功能：话语组织上，延续话题；认知识解上，为事件“Y”明示背景。前种功能下，通过回指将前时的某个已然事件话题化，使其继续保留在言谈中，用以表现该事件与新引入事件“Y”之间的相关性，体现出较强的言谈连贯能力（方梅 2002）。后种功能下，通过对回指事件的话题化和背景化，直接为新引入的前景化事件“Y”提供认知上的识解线索，使受话人更易理解“Y”为何出现。例如：

(22)龙井之乡的龙井还未上市，就有商贩挑着四川产的“龙井”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叫卖了。这一叫不得了，不仅大量的消费者花高价却喝了假龙井，而且害苦了种真龙井的茶农们。（《文汇报》2000-01-01）

“这”通过回指将“商贩挑着四川产的‘龙井’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叫卖”话题化，表明其与“不仅大量的消费者花高价却喝了假龙井，而且害苦了种真龙井的茶农们”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话题化的“商贩挑着四川产的‘龙井’在杭州的大街小巷叫卖”作为背景信息也有助于受话人明确“不仅大量的消费者花高价却喝了假龙井，而且害苦了种真龙井的茶农们”这种事态缘何而来。

2.2 “一”的功能

“一”的功能可从时间和程度两个角度看。时间上，“一”表现瞬时性，从“这”回指的事件到“Y”事件是急促的事态变化。即“这”回指的事件才发生，“Y”事件便立即出现，李宇明（1999）就将“一”视为表“最近完成”的体标记。据此，“这一 X”与“Y”形成密切的顺承性，时间顺序上“Y”随“这一 X”而来，先出现“这”回指的某个事件继而立刻出现“Y”事件。当由“这”回指的事件到“Y”事件这个过程很急促时，“Y”事件往往便会表现出突发性和意外性，因为变化越急促，越不易被预测和把握。例如：

(23)那狼人也是愤怒至极，对着天空一声嚎叫。这一叫没关系，从林子中竟又出来七八头和它差不多大的狼人。（三界少爷《极品第一杀手妃》）

该例，通过“一”表明从事件“那狼人对着天空一声嚎叫”到事件“从林子中又出来七八头狼人”时间间隔很短、变化急促，因而事件“从林子中又出来七八头狼人”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并且发话人还配合使用了意外义评注副词“竟”。

程度上，“一”表现主观小量，标示在发话人认识立场上“X”具有低程度性、低重要性。“X”的低程度性、低重要性本质上是“这”回指的事件的低程度性、低重要性。也就是说，发话人主观上认为“这”回指的前时事件没什么大不了、无关紧要，算不上很严重或很重要。“一”表现主观小量的功能可以看作其表现瞬时性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是以时间上的小量转喻程度上的小量，时间越短往往意味着动量的程度越低。利用“一”表现前时事件在程度上的小量，还能够借以反衬“Y”事件在程度上的大量。而前、后事件在发话人主观认识上的程度冲突正是造成意外因果表达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后文会进一步分析。例如：

(24)“我说是不是你们不让我们在江上建桥的!”这一问不得了,李广坤身后的二十几个人中,有一小半直接就被吓得腿一软跪了下去。(暗夜暴雨《末世钢铁车队》)

例中,从“问”到“李广坤身后的二十几个人中,有一小半直接就被吓得腿一软跪了下去”是时间间隔很短的急促变化,“问”本身在发话人看来是低量度的。但由于因之而来的“二十几个人中有一小半直接被吓得腿一软跪了下去”在发话人的认识上是高程度性的,这就造成了意外语义的浮现(emergent)——不太重要或严重的因却导致了重要或严重的果,令人意外。

2.3 “X”的功能

“X”最重要的功能是复指性,通过“X”复指前时事件中的事态状况。“这一 XM, Y”中“X”表现的是指称意义,而非陈述意义。例如:

(25)可悲的是,白衣人匕首挥转不灵,想刺刺不到,想收收不住,又被秦宝宝踢中要穴,左臂力量刹时消失,匕首再也把持不住,千巧万巧,落在了腹部,刀尖将腹部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这一划不要紧,只疼得他杀猪似的叫起来。(李笑佛《妙手天骄》)

“这一划不要紧”中的“划”不是为了陈述该行为动作,而是用来指称和说明前时事件“刀尖将腹部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中存在“划”这样的事态状况。

1.1 小节已指出“X”有多种性质表现,不管“X”为何种性质,都不影响其复指功能,也不影响其表现指称意义。从“X”的复指方式看,主要有三种类型:拷贝式复指、替代式复指以及概括式复指。

拷贝式复指是指直接拷贝前时事件中的某个成分来充当“X”,如例(25)。这种复指方式操作起来最简单,也最常见。再如:

(26)“高文明”被看押在一间房子里,到外小便一次回到房里后就拾起一块小砖头,对着自己的头敲几下,敲破了头,把血涂了一脸,就倒在地上一声不响,闭起眼睛装死。他这一装死不要紧,可急坏了身旁的侍从,他们大叫大嚷起来:“副总指挥! 副总指挥!”(周宏雁、姜铁军《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挥师决战》)

替代式复指是指“X”与前时事件中表事态状况的某个成分有可替换性,发话人基于此来使用“X”。造成可替换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语义蕴涵,二是转喻。例如:

(27)那胖胖一听,立刻欢呼雀跃:“太好了,太好了! 娘子,咱们早该如此!”这一跳不要紧,几乎把楼踩塌。(王小波《唐人故事》)

(28)“诶呀,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大小姐惊呼,“还不赶紧想办法把门弄开?”这一嗓子不得了,吓得那小人浑身都跟着颤了一下。(张勇《谍战上海滩》)

“欢呼雀跃”语义上蕴涵“跳”的意思,“嗓子”与“惊呼”构成转喻关系。

概括式复指是指由“下”“来”“做”“想”等能起统一概括作用的成分来充当“X”,复指前时事件中的事态状况。例如:

(29)海将们还算好些,水卒们可就都不安分地扭动了起来。他们每动一下,都会顶到旁边的同僚。这一来不要紧,那些本来还能忍得住的水卒海军被这么一搅,全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开始发酸,再也忍耐不住,纷纷动了起来。(烟雨江南《尘缘》)

“这”已经回指前时事件,为何还用“X”复指事态状况? 原因可能有两点。其一,发话人需要为“一”提供句法和语义上的控制对象。句法上,没有“X”,“这一”无法独立;语义上,没有“X”,“一”表现瞬时性的功能和表现主观小量的功能无从着落,无法表现发话人主观上对于前时事件的低程度性认识。其二,“X”复指事态状况并非机械重复,意在标示发话人对于“这”所

回指前时事件的认知凸显侧面(profile)。正因如此,同样的前时事件,“X”可能并不相同。比较:

(30)a. 沐筱正欲端起汤药来喝……吓得沐筱一不小心便将汤药打碎在地上。这一打不要紧,要紧的是沐筱和九爷发现这汤药里竟然是下了毒的,此刻正噗噗地冒着白泡。

(柴日染夜《琴兰赋》)

b. 沐筱正欲端起汤药来喝……吓得沐筱一不小心便将汤药打碎在地上。这一碎不要紧,要紧的是沐筱和九爷发现这汤药里竟然是下了毒的,此刻正噗噗地冒着白泡。

例(30)a 发话人的认知凸显侧面是事件中的动作行为,故“X”用“打”;例(30)b 发话人的认知凸显侧面是事件中的结果,故“X”用“碎”。

发话人还可以既关注行为又关注结果,甚至关注事件整体。看例(30)c 和(30)d:

c. 沐筱正欲端起汤药来喝……吓得沐筱一不小心便将汤药打碎在地上。这一打碎不要紧,要紧的是沐筱和九爷发现这汤药里竟然是下了毒的,此刻正噗噗地冒着白泡。

d. 沐筱正欲端起汤药来喝……吓得沐筱一不小心便将汤药打碎在地上。这一下不要紧,要紧的是沐筱和九爷发现这汤药里竟然是下了毒的,此刻正噗噗地冒着白泡。

总之,“这”的回指是总括性的,“X”的复指是聚焦式的,两者各有侧重,并不矛盾。至于“M”的功能,1.2 小节描写其类型表现时已经作了说明,不再赘述。

三 意外语义的表达动因与表达策略

3.1 表达动因

语言表达具有在线(online)生成性,发话人心理上即时的表达意图会影响话语结构的形式表现。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的形成归根于发话人的两种表达需求:一是说明某个前时事件与后时事件“Y”之间存在致使性因果关系——后时事件由前时事件所导致;二是表现自身对于上述因果关系的惊异或不备——因前时事件而出现后时事件是令人意外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冲突:基于客观事实,因果关系的确存在,不容发话人否认,发话人需要将其表达出来;基于发话人的主观心理立场,该因果关系发话人未曾料想到,发话人想将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为了兼顾表达客观事实与表达主观立场、调节客观事实与主观立场之间的冲突,发话人在话语组织上采用了如下操作方式:

(I)句法层面,尽可能消隐前时事件与“Y”之间因果关系的形式特征;

(II)语义层面,尽可能强化前时事件与“Y”之间因果关系的非常态性。

这两种操作方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发话人避免直接通过说明性因果关系或推论性因果关系来关联前时事件和“Y”,有意选择了一种描述性的表达方式——先出现了前时事件继而随之出现了后时事件“Y”,利用“这一 X”阻隔其中,以拉大两个事件之间的概念距离,因为语言成分之间的距离反映了所表达的概念的成分之间的距离(Haiman 1983),由此在外在结构形态上最大限度地隐藏两个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将其留给受话人自己根据言谈语境来推理和理解。另一方面发话人通过情态性评述成分“不要紧”“没关系”“不得了”“真要命”有目的地呈现前时事件与后时事件“Y”在程度性上的矛盾和冲突,彰显两者因果关系的非常态性,把自己的认识立场置于其中,增强表达的主观性,即在发话人看来低程度性的前时事件不足以导致高程度性的后时事件“Y”,由前时事件而导致后时事件“Y”令其意外。例如:

(31)最喜欢起哄的阿星连忙凑过头去观望,这一看不得了,全都是限制级的香艳镜头……

(简瓊《悍将情人》)

此例中,“这一看”指称前时事件“最喜欢起哄的阿星连忙凑过头去观望”,“Y”表述后时事件“全都是限制级的香艳镜头”。在发话人看来,“凑过头去观望”本应没什么大不了(低程度性),但其触发的结果却是看到“全都是限制级的香艳镜头”(高程度性)。一方面,“凑过头去观望”与看到“全都是限制级的香艳镜头”确有因果联系,没有前面的行为就不会有后面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凑过头去观望”结果却看到“全都是限制级的香艳镜头”,这完全出人意料。

可见,“这一 XM,Y”表达意外语义的基本动因在于:针对“这一 X”所指前时事件与“Y”所述后时事件的关系,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不一致。这造成了发话人表达需求上的两面性:既要向受话人表明因果关系,又想向受话人表明自己没预计到该因果关系。具体交际中,依据“这一 XM,Y”的上述句法、语义特性,受话人在识解出因果关系的同时,也获取了发话人对于该因果关系的认识立场。其过程可大体概括为:

客观事实——因“这一 X”所指前时事件,导致出现事件“Y”;

主观认识——在发话人看来,“这一 X”所指前时事件不足以导致出现事件“Y”;

形式特征——尽可能消隐前时事件与“Y”之间的因果关联,突出两者逻辑关系的非常态性;

语义表现——“这一 X”所指前时事件虽导致了事件“Y”,但该结果有突发性和意外性。

也就是说,表现因果关系是基于逻辑上的客观事理,表现意外语义是基于心理上的主观认识,两者通过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均能被受话人理解。

3.2 表达策略

前一小节已指出,发话人认为“这一 X”指称的前时事件与“Y”表述的后时事件在程度性上不平衡,因此前者不足以导致后者,这是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表现意外语义的动因所在。显然,上述两者间表现出的程度不平衡性越强,其因果关系越非常态化,意外语义也就越显豁。落实到表达策略上,发话人正是利用“不要紧”“没关系”“不得了”“真要命”这些评述成分来起到强化程度不平衡性的作用,以此增强意外语义的表达。

具体说来,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利用“不要紧”“没关系”进一步表明“这一 X”指称的前时事件的低程度性——无足轻重,凸显其与“Y”表述的后时事件在程度性上的冲突,即在发话人看来低程度、无足轻重的前时事件却导致了“Y”表述的后时事件,从而这种因果关联的意外性更为强烈;另一种是利用“不得了”“真要命”进一步表明“Y”表述的后时事件的高程度性——极其严重,凸显其与“这一 X”所指前时事件在程度性上的冲突,即在发话人看来平常的前时事件却导致了高程度、极其严重的后时事件,从而这种因果关联的意外性更为强烈。第一种表达策略着眼于强化“因”的低程度性——“这一 X”“没关系/不要紧”,突出其与“果”不匹配;第二种表达策略着眼于强化“果”的高程度性——“Y”“不得了/真要命”,突出其与“因”不匹配。不难看出,这两种表达策略只是发话人选择的切入点有所不同,其表达目的和表达效果实际上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强化“因”与“果”在程度表现上的不平衡性来使得该因果关联的意外性更加显赫。换言之,发话人有意识地使用“没关系”“不要紧”使原本程度性较低的“这一 X”程度更低,使用“不得了”“真要命”使原本程度性较高的“Y”程度更高,从而确保“这一 X”与“Y”因果关联的不匹配性足够显著,以促进意外语义的表达和理解。比较:

(32)a. 在李仙熙不敌中国台北选手许芷菱后,韩国全体队员竟静坐在场中抗议。这一坐

不得了(真要命),反倒拽出更大的“黑手”。(《厦门商报》1998-12-12)

- b. 在李仙熙不敌中国台北选手许芷菱后,韩国全体队员竟静坐在场中抗议。这一坐不要紧(没关系),反倒拽出更大的“黑手”。

线性结构上,“不得了/真要命”和“不要紧/没关系”看起来都是紧邻在“这一坐”后面。但深层语义上,“不得了/真要命”评述的是结果事件“反倒拽出更大的‘黑手’”,意在突出其程度上的大量;“不要紧/没关系”评述的是起因事件“这一坐”,意在突出其程度上的小量。两种方式均强化了“这一坐”与“反倒拽出更大的‘黑手’”程度表现的不平衡,由此它们在因果关联上的意外性表现得更强烈。

由以上分析,就能够回答前文提出的“不要紧”“没关系”“不得了”“真要命”为何可以互换的问题。言谈中,用“不要紧”“没关系”还是用“不得了”“真要命”其实不影响发话人心理认识上对于“这一 X”与“Y”存在程度冲突的既有判定。这只是发话人言语表达策略的选择——是利用“不要紧”“没关系”进一步降低“这一 X”的程度性还是利用“不得了”“真要命”进一步提高“Y”的程度性,目的都是让“这一 X”与“Y”的因果关联显得更不匹配,增强意外语义的语力,其由“这一 X”而导致“Y”使得发话人感到意外这种基本语义并无实质影响。此时的意外语义是基于整个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得以表达并获得理解,而非由句子中的某个单一构成成分提供。“不要紧”“没关系”“不得了”“真要命”能够强化意外表达,但意外语义并非由它们直接提供。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的意外语义本质上还是源于发话人对于“这一 X”导致“Y”这一因果事件关系的意外性认识。

四 余 论

意外因果句“这一 XM,Y”表达发话人对于“这一 X”所指事件与“Y”所述事件存在因果关系的意外性认识和评价。其表达意外语义的基本动因是客观的逻辑事实与发话人的主观认识不一致。为增强表达语力,发话人采取了看似路径相反、实则殊途同归的两种表达策略:一种着眼于强化“因”的低程度性,突出其与“果”不匹配,使得因果关联的意外性更强;一种着眼于强化“果”的高程度性,突出其与“因”不匹配,使得因果关联的意外性更强。

意外是人们对于信息的自然反应之一,与人的知识经验、心理预期、立场视角等密切相关,常常会因人而异,牵涉的问题异常复杂。自 DeLancey(1997、2001、2012)和 Aikhenvald(2004、2012)等学者提出意外范畴(mirativity)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的类型学研究领域”(万光荣 2017),近些年有关汉语意外范畴已有一些具体研究,涉及意外类话语标记(李宗江 2015;胡承佼 2016a、2017)、方言意外义表达(王健 2013;宗守云 2015)、意外与疑问、感叹、否定的关系(陈振宇、杜克华 2015;胡承佼 2016b)、意外范畴研究述评及其与相关范畴的概念辨析(强星娜 2017;胡承佼 2018)等诸多方面。与存在明确的意外形态标记的语言不同,汉语作为一种分析性语言,在意外语义的把握上难度更大,其意外表达系统究竟如何,目前仍不明确。深入的理论探讨有赖于语言事实的充分挖掘,相比国外相关研究(Dickinson 2000;Grunow—Hårsta 2007;Hein 2007;Sigorskiy 2010;You 2013),学界仍有必要对汉语意外范畴与意外语义表达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细致而微的个案考察。

参考文献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方 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胡承佼 2016a 《“倒好”的话语标记倾向及其具体表现》,《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胡承佼 2016b 《“至于”反问句考察》,《语言科学》第4期。
- 胡承佼 2017 《含警醒义成分的“一不X”的功能表现及发展动因》,《语文研究》第4期。
- 胡承佼 2018 《意外范畴与现代汉语意外范畴的实现形式》,《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李宇明 1999 《“一 V……数量”结构及其主观大量问题》,《汉语学习》第4期。
- 李宗江 2015 《近代汉语“意外”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汉语史学报》(第十五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强星娜 2017 《意外范畴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万光荣 2017 《惊讶范畴:类型学研究的新领域》,《语言科学》第6期。
- 王 健 2013 《一些南方方言中来自言说动词的意外范畴标记》,《方言》第2期。
- 邢福义 2001 《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 艳 2016 《“这一 X 不要紧,Y”构式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宗守云 2015 《晋方言情态动词“待”及其否定关联和意外性质》,《中国语文》第4期。
- Aikhenvald, 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3):435-485.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1):33-52.
-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369-382.
-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529-564.
- Dickinson, C. 2000. Mirativity in Tsafiki. *Studies in Language* 24(2):379-421.
- Grunow-Härsta, K. A. 2007. Evid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Magar.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151-194.
- Haiman, John.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Language* 59(4):781-819.
- Hein, V. 2007. The mirative and its interplay with evidentiality in the Tibetan dialect of Tabo (Spiti).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195-214.
- Sigorskiy, A. 2010. Evidentiality, Inferentiality, and Mirativity in the Modern Hindi. *Lingua Posnaniensis* 52(1):71-80.
- You, E. J. 2013. Syntactic Analysis of Spanish Mirativity Construction. *Studies in Modern Grammar* 75(12):101-121.

(胡承佼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241002)

(责任编辑:罗进军)